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寢苦枕干終身不仕而恥讐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未立

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蔣氏之禍隱實爲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志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叅譏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之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爲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已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謂得而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爲之恐懼脩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竝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

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爲臣不敢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爲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秋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外交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志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志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

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爲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夫去其國

夫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鄆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夫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太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

子所以教滕文公者亦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眾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蚤也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悅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爲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爲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圖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爲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是心足以王矣

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爲民徵爲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

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則位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爲之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  
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不遇魯侯天也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問管仲則艷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於是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爲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爲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爲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射者弗爲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亦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齧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亦能動志故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

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循其固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爲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敘宜如此也亦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

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後世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爲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及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不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瞍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爲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使知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禹

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爲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卽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股無肱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鬪而不知救是亦

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俱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蓋以此也

###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固一作然之  
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恒一作焉異端  
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  
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答問

答胡德輝問

謂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  
則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  
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  
乎告戒所謂伐也伐之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  
仁然後可以謂之不欲  
夫顏子克已而求仁者  
而公綽不仁者  
公綽於四者不行宜可以

爲仁矣今止樂之可以爲難不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所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最初一念爲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

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盖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然性明

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爲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亦以是爲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爲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爲賢乎若夫不逆

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矣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忘  
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  
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盖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  
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  
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  
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

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  
盖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  
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爲孔子  
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  
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爲  
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  
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  
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爲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爲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而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爲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

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柰何顏子一日爲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爲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錄去

與叔諱大臨明道先生之高弟亦嘗師伊川者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

答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答謂音字誤爲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答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遍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

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曾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違道不遠矣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  
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  
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立已而以人所  
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  
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  
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  
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為人擇乎中  
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  
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為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閒  
莫如顏然且有所執有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

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庸者亦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至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爲孝

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答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爲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爲顏子之徒何也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爲顏子徒宜矣問母友不如己者商也自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而可相友也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爲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爲泰君子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

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爲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顧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子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

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敘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推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略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爲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及其敗也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矧仁之爲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爲固有果其然乎意以爲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惡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廼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

趙璧終不可得則欲激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廢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憚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

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者云

###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齷齪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

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旣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

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唯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旣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爲宰相至出私

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身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跽者亦屢矣蓋高皇帝嫚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竝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

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推所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

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其不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以其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爲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后之時而所爲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爲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屬釋沒於秦軍耳天不信以爲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足爭耶予謂耳餘之交蓋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

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起矣漢方牧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菹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明義以正其分身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

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彊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



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爲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爲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爲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爲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爲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爲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歷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

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于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 朱虛侯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彊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

有爲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以謂肩頓  
在固爲子婿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婿之與  
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  
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  
千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與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愬然耶此讒覺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盖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爲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  
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盖亦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

爲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

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  
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  
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  
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  
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  
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  
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

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  
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不能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  
真亡賴而虎圖圖亞夫雖口對響應無窮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  
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蚤辨之養成其  
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

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痺可也盜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法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盜仁心爲質誤矣

###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爲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其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竝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

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汚也是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

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盖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盛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



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臧洪

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

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穆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

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浮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  
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  
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爲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未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  
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  
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

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狂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志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

德繼登宰輔莫有能足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

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汲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誣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

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寧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得置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柰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下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龜山先生集

二十一

